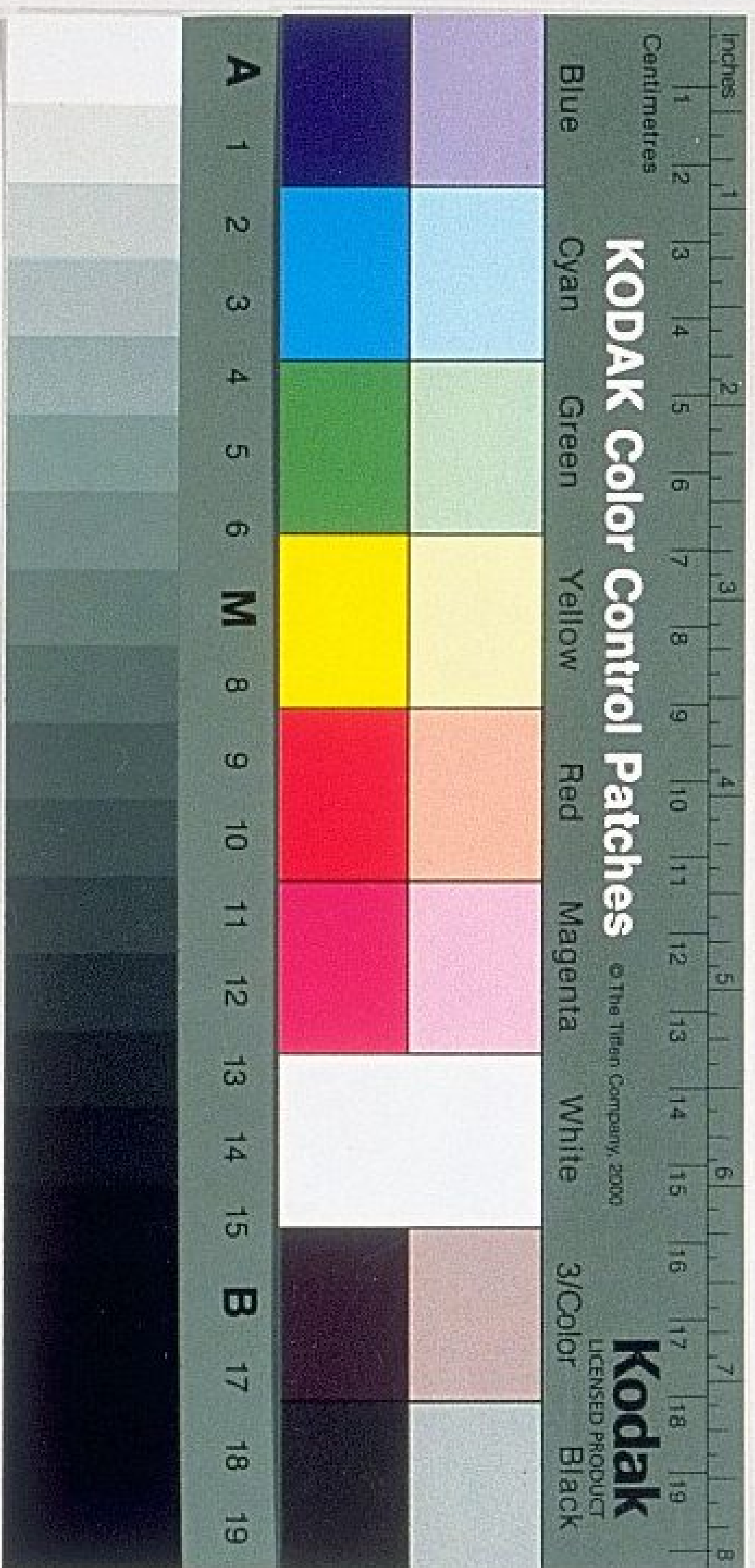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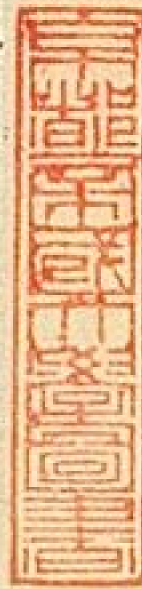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録卷第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上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





禎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眞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逵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闍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虔州處微禪師 一人見錄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壽州良遂禪師 一人見錄　新羅國無染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一人見錄　舒州景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幕朝山昭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已上六人見錄
栢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

涅槃第十八

得當作獲

譬如有人往陶師所問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師實未有瓶以有泥故言有瓶當知是人非妄語乳中有酪衆生仏性亦如是欲見仏性應當觀察時節形色是所我説一切衆生悉有仏性實不虛妄

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創院多取決焉）對云潙山奇絶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謦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坐來。（即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簡明故良久之刑部兄欒山有人倫鑒匡謂其善相也骨人會云相書有曰宴一骨相之人潙山宜福利也

木楔　山云不作淨瓶之意　教戒評中云扊扅也或云木端之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麽。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蹋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潙山。是山峭絶夐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奥。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説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濘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縁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

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
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
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
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
山云莫只這个便是麼師云這个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
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舊本一云大識今改作大機按廣燈并別錄皆云只得大機而第十六卷香嚴禪師章中云只得大體宗譜亦是）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
麼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踏倒歸
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
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
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俊聞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臥龍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普請摘茶
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
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
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衆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
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溈山被那僧問得百雜碎雪峯乃休）師謂仰
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
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
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
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躡衣次提起
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
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
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並三師[illegible]師）
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勒

趣師云得因長慶智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坐第一坐來師云我喚第一坐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遮个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梨恁麼道此閒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缾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个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覔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缾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缾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个柏樹子師却指背

後田翁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黄見作不青不黄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閒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勘）（溈仰山喚）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

元云 師問耘田翁之亦曰栢樹子 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指仰山之

搬イ

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
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僧云一不作溈山一頂
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
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
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與
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溈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
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
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勑謚
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
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
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㵎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
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

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
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
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
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
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
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
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
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
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
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没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
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嘘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

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章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觀前所叙則運禪師居洪州大安寺後裴公在宣州始請師居之寺曰黃蘗而贈以詩也然所叙之事與詩意全不相合今詳此詩乃裴公在洪州時作也言挂錫十年棲蜀水者謂師先住高安之黃蘗已十年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有蜀水建成者即唐之高安縣也浮盃今日渡章濱者謂自黃蘗請師來至洪城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水出贛縣西南北入大江洪州城在章水之濱而郡名豫章也又裴公作傳心法要序云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云云鍾陵洪州也宛陵宣州也觀此序所述亦謂師先住高安黃蘗而裴公請至洪州與前詩正合逮其廉于宣州雖復迎請師但寓開元寺而已初無一建寺之說不知本章何以差誤若此蓋當以裴公法要序與詩為正且會昌二年武宗廢教其六年言師居黃蘗已十載此必無之理也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聚徒於黃蘗之時也故于裴公章中云大中初裴公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而南公隨之也其餘在裴公章中冊之矣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

碧山集巻二 唐時發罵人噇酒糟漢人多喚作黃蘗罵人叫作噇

散云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横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

言幾多叢林人數多為規模不善

廬山帚上 他本廬 殷宗或云三人指 南泉夏 殷宗

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勑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切切。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得麼。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闍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老大其甚提笠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概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梨造次。僧大笑。師曰。遮个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

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宋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闍梨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竪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遮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遮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遮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竪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擧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擧前語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黄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溈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摠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

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
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
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去也汝諸人各
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
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
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
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
和尚云內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
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卻五蘊如何
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遮个是五蘊師云遮
个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个是
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帀師云向上事何
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遮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
西不見師乃云好个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
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
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
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
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
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
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檗寺示疾而終塔于
楞伽山勑謚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卻
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
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
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

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得
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
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
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
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縁即如如佛其師
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
載臨遷化剃沐聲鍾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
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
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
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
禪者乃指像云遮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
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耶師云一夏禪
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
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
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
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
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
師云遮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
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目録及正宗記皆言洛京)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
師云黄河清未僧無對(潙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但知過用疑作什麽)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
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
盛鉢欓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欓之莽切 鉢欓之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此傳舊在第六卷馬祖法嗣中大珠和尚之次今以機緣推之師舊入此卷百丈海禪師法嗣中作百丈涅槃和尚機緣也按唐柳公權書武翊黃所撰涅槃和尚碑云師諱法正以其善講涅槃經故以涅槃爲稱今師本章中有云汝與我開田吾爲汝說大義知其爲涅槃和尚明矣又稱南泉爲師伯則知其嗣百丈海公亦明矣雖然惟政法正二名不同蓋傳寫之誤耳又嘗見範本附錄亦謂舊本之誤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之名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見其名不同不能辨而俱存之今當以碑爲正也而又編公事苑乃云百丈涅槃和尚是潙山嗣子而海公之孫此尤大謬也不足取矣

一日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歸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曰爲復總就日日就總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大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覔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

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个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个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

清田和尚 元別列章

大于和尚与南用元作師同大于南用

唯識論云金剛喻定現在前時斷佛地障即入妙覺

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為同為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个是慧那个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遮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遮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

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
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
佛心心者佛之别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黄赤
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
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
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别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
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説法爲上根者開最上
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
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
讃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别諸數
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
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

四報 国王父母師僧旦那

是日辯師對 元作 師是日辯對

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
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
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
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
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
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
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
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
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惟
禪師惟問曰何所而至眞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惟雖默然眞
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
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請

喻請於龜山開堂。一日示衆曰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
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
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
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
者身其二曰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況我聖朝無
此事只今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
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勅謚歸寂禪師塔曰松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
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
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
僧看仰山曰昨到溈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乳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
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
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救在米果
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
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叉手近
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溈山得寂問曰和
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
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黃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河東裴　休　集

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乃曹谿六祖
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

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中照耀靜無纖埃
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
直下便是動念則乖然後為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
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
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
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寓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
為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
僧大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請長老法衆問與往日常所
親聞同異何如也時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八日謹記（自後每段各紀歲月今刪[illegible]）
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
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
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
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差異但

是衆生著相外求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
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衆生
即是佛佛即是心為衆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
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
寂若不決定信此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淨明猶如虛空無一點相
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來無著相佛修六度
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
可得此則真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
日輪照四天下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後暗徧
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
佛與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
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此人作此解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即

是著相之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少法可得即是佛今學道之
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
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無心者無
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外如木石不動不轉內外如虛空不塞不礙
無能無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
無棲泊處故望涯而退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眞空無礙
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淨
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號爲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
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求著
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
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
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
佛更無差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

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
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
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即住更無可修更無可證實無所得
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
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
造善枉受勞苦摠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
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即成有默契而已
絶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
之蠢動含生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
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認直下
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三僧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
證時只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摠是夢
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妄有所得然燈

即不與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知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絶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額珠隱於額內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學道人迷

元當作永　當作擬

自本心不認爲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果位歷劫勤求元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住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尋求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眞實不虛是第一義諦

○學道人勿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惟直下頓了自

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只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惟學無求無著無求則心不生無著則心不染不生不染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學道人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法身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將謂法身徧於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虛空即法身法身即虛空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不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涅槃無異相煩惱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衆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爲正見愼勿向外逐境爲心是認賊爲子爲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得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智慧功德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

後當作人

境解所言定慧鑒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下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解盡是境縛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見即見法○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性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般若爲慧此慧即無相之本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即學道後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一心是然後乃爲佛乘也○凡人皆逐境生心心隨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心滅不忘心而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耳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法人不見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眞實不可證

謂

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欲修證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凡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乃至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也言寶所者乃眞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眞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即是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及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深信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

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名聲
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
聲聞佛學道人於法上悟不於心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
佛若不心悟乃於法悟即是輕心重法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
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謂境礙心謂事礙理常欲
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
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不
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
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
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
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謂中捨若廣
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大捨如火
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

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
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
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則印
不成文印著物則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
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
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
身說法不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
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
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者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各
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
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知十八界空無所有束六和合爲
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

解遂爲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眞法則衆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佛墮慳貪不爲衆生普捨妙道遂方便說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深淺皆非本法故云惟此一乘道餘二即非眞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坐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

裴休相國傳心偈

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

黃蘗希運禪師盡傳心要乃作傳心偈爾

心不可傳以契爲傳心不可見以無爲見契亦無契無亦無無化城不住迷額有珠珠是強名城豈有形即心即佛佛即無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倍費功程隨法生解即落魔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不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嘗聞河東大士親見高安導師傳心要於當年著偈章而示後頓開龍耳鼓煥若丹青予惜其所遺綴於本錄云爾慶曆戊子歲南宗字天眞者題

傳心法要內改十一處除其三十一字添八九字並依四家錄并別錄爲據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延祐丙辰重刊于湖州道場山禅幽之菴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六十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宣州刺史陸亘

池州行者甘贄 已上一十三人見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淥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一人見錄　甘泉寺曉方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奐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 一人見錄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新羅國忠彥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鎮府普化和尚 一人見錄　鎮州上方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嘉禾藏廙禪師 一人見錄　羊腸藏樞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六人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已上四人見録）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渤（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一人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一人

黄州齊安和尚（一人見録）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个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没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

或云長長者長時之義

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
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
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
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拖出死屍著
可更拗直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梨眼瞎耳聾
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
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丈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
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
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
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illegible]生死根

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
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
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
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
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什麼未證
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
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
大德是文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幻
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

師又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
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
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信之中是
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
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
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
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
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
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斷爲兩
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
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
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
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

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
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
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遮箇師
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遮箇師僧
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聞道眞誦無響
眞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
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
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
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貍奴白
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
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
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
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

四者四眞也 四大名四眞

三者根境識之

木叉之貞似丱角

向日元作
师与仰山
翫月次

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
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
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
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遮箇事只是用不
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仰山仰山云直
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玄沙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爲岑大蟲僧問本
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
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
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
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
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
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

光前絶後
山云十分好也
文選沈休文
齊安陸王碑
曰光前絶後

薄伽梵具足
六義謂自在
熾盛端嚴
名称吉祥
尊貴ゝゝ

默然秀上坐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
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
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絶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
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
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
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
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
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
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
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
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
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

山旨趣
臨濟之

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麽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無漏智

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什麽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麽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向什麽處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麽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南泉有眞讚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慚愧好兒孫師答曰今

緣生即十二因緣亦名十二緣生

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頌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赤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豪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荅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爲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有一老

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才禮拜
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
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眾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
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
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爲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
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
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
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
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院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
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
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
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
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
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
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
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眾俱到師云道
得即開門眾皆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
門又到黃蘗黃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
云救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
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
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
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探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探什麼
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

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師自此道化被
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
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
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
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兎子驚走問
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
覺華未發時如何辨貞實師云開也僧云是貞是實師云貞是
實實是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梨有分僧云某
甲不招納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
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

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云講
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
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
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
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後羽長慶問覺上坐云那僧才出禮拜爲什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長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是成墼子去叢林中道才出來便成墼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總成墼子也且道遮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恁
麼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
勘破遮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
恁麼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
勘破遮婆子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僧勘破）僧問恁麼來
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
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

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揔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柱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柱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　同安顯代云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眞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

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忽然惺悟○師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後有僧擧似洛浦洛浦扣齒又擧似雲居雲居云何必僧回擧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擧師才擧前語僧便指傍僧云者个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乃休（此段雀山本全無倫理今依別録改正）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彴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長石橋扶掠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遮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

是當作見

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闍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離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牟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鵶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院主却問鵶爲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是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擧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不知敗闕處若撿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

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
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
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
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 後謚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
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
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
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
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

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
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手換義相似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隋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
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
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趙州諗和尚先
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
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
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
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
立師曰只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
之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
敢道一句師云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
遮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
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
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
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
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
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
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钁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
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
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
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
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
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日上山三五轉問
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

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麼不
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從東出月向西頹
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
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
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
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个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
意師豎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
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
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
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

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雲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
雲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雲峯
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
乞師慈悲雲峯曰盡乾坤是个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
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南泉圓寂院主
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參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座施
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
出去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
設粥請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
出去南泉却到廚內打破鍋子雲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
尚入雲峯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
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
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
無施又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
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
物顯理甘云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
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
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跡難
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云

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illegible]）（[illegible]）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茫然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師潙山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為第一世也師嘗述二偈其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

後來不曾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便忘緣師咸通十一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敘訖）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

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賛羡佛乘見于文集云
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
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
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
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
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舊錄作靈）禪師初參溈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
全具溈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溈山咄曰賊
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溈山以
手揖云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
云那箇魔魅敎汝出家那箇魔魅敎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
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下叉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
魔才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潛入方丈如
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鎭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
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
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
如何答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

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
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甞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
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廝兒只
具一隻眼（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猶與麼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
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
甞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
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
去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指聖
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遮箇語話師乃撼鐸唱
曰河陽新婦子木搭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師唐
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
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
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
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
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
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
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廙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
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
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
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
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盧陽道
化乾符六年十二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廙（羊至切又音異）

前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

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
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
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
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
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諡弘照
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
來禮拜師何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
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
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
露鋒僧云為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
已大悟也眾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底僧出
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
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
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
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
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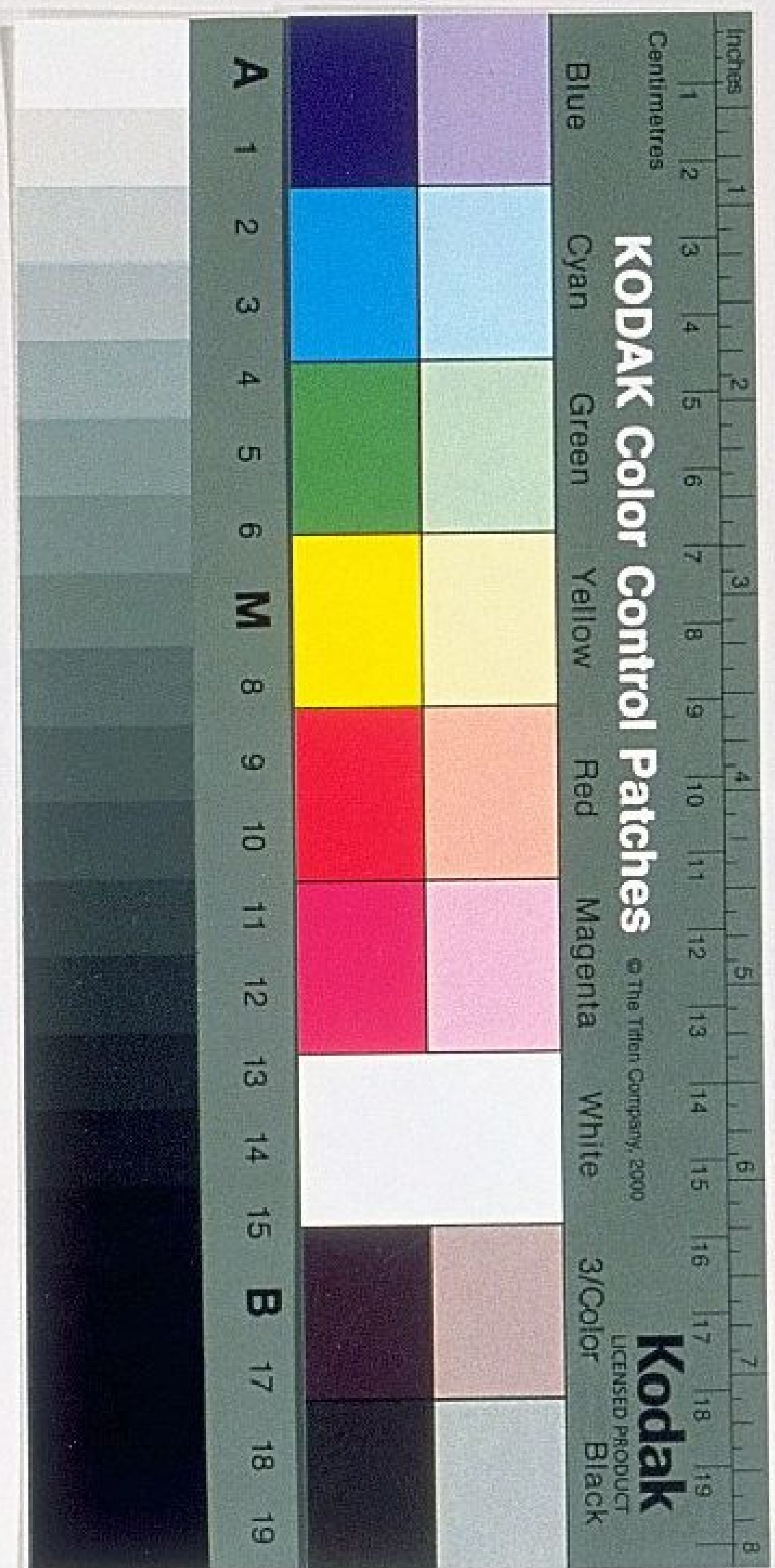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眾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
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
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
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
窮師有頌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
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

貞和戊子重刊了
城州東山天洞菴

[illegibl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t017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十二巻又出在香嚴下何也）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已上十人見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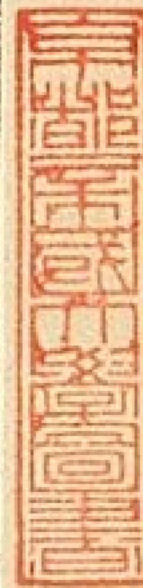
福州雙峯和尚　長延圓鑒禪師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潙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劒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智備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大溈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溈山普潤禪師
溈山法眞禪師　黒山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溈山沖逸禪師
溈山彦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荆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福州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益州大隋法眞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嶤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渌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 已上八人見録
温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三人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背山行眞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已上七人見録　漳州麻谷山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孚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已上四人見錄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邛州壽興院澄閑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石梯和尚 一人見錄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一人見錄　新羅國彥忠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一人見錄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一人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
筠州末山尼了然 一人見錄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道遂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懷讓禪師第四世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奥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石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 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曰隨潙山開田師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已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蹋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蹋鍬其意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蹋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潙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荅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潙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

擧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溈山與師遊行次烏鵶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溈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溈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遮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溈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个不

說又云遮个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
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
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其僧迴頭師
曰和尚遮个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
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
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
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喝
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
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
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
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

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
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
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
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
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
師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
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
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
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遮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
入燈籠曰早个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
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云那个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
麼生對伊好有僧云却請和尚道 玄覺代拊掌三下）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

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
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
和尚收入教師曰鑑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
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
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
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江西觀音來巖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話巖頭云遮个老師我將謂被溈山埋却元來猶在）
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
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
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
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
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
林苑人馬騈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
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
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
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
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溈山禪
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
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
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
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
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
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个長行粥飯僧免
役心神遂泣辭溈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
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惺悟遽歸沐

浴焚香遥禮溈山賛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此句舊本幷福州本並無今從通明集為據）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偃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遮裏來問如何是見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梨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什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踈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

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怤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怤云全歸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怤云个中無肯路踈山云始愜病僧意）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荅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曰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荅即喪身失命若不荅又違他所

問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這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縁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諡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敕諡紹眞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呉興人也姓呉氏年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臨平官後住徑山為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邪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縁未契後造潙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為徑山第三世於法即潙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為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

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日曰
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
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
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却問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
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外降勅未審長老
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个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
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
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迴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
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
言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華悟道有
偈曰三十來年尋劒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
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
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
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蔕神識常存上
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
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閒設敎證明顯發智道汝
等還會麼時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
飛去來僧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僧曰如
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淸池魚從脚底過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僧未喻言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
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
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

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云水中魚山上鳥峯云意旨作麼生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云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以戰砂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云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云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一作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即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莞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僧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溈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師更不迴顧溈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溈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米)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 問法燈別云喚作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个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

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參（大禪佛即十二卷晉州霍山景通和尚也）師乃喚維那打鍾著（一作打鐘著）大禪佛
驟步而去
師聞五臺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
著師一日遂往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
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迴（一作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
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
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才坐問云昨日米和尚有
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齩人韓盧逐塊米師竊聞此
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眾生還
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畫狗子云遮个還有也無僧無
對公自代云看齩著
偵（丑正反）

前福州大安禪師（亦稱大潙和尚）法嗣（除福州長慶院至守益師雖曾居長樂府之西院後二十餘年閩帥移招慶稜和尚來住西院乃奏長慶之額）
益州大隋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个還壞
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即隨他去也師云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
人相師云肚上不帖牓師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
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僧云即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
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云
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遮个眾生骨裹
皮如何師拈草履覆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
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是我自己僧云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是汝自己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云高五尺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鶻崙塼問和尚百年
後法付何人師云露柱火鑪僧云還受也無師云火鑪露柱有
行者領眾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

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云簸箕
有脣米不跳去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僧云百法論師拈杖子云
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云禮
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揔在遮裏僧作圓相抛向後乃
禮拜師云侍者取一帖茶與遮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
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
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
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弈世欽重署知聖大師
有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
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云郎當屋舍勿人修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眞僞見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從虔州
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來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
與師師托起問云遮个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
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興敢者二)人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
生緣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
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
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候王來呈
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
召第一坐開堂說法(即雲門偃和尚法嗣靈樹是也)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
具辦今號靈樹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梨生緣
何處師云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洞山云汝父名什麼師
云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師住壽山上堂云諸上坐
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如

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皆合識
得此子好惡閩帥問曰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曰虛空
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
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石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
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
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
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舊作這）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
有異及長名文矩為縣獄卒往往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
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
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
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
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
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
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有時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
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劃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還見庭前華藥
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姓陳氏本參大溈得旨後造雪
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覲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
殊為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覩地藏
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
却問師既是地藏為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
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僧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才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譚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頌眾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僧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師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爐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什麼無罪師曰殺一个還一个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僧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氷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攧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
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
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
師曰有聾瞶者為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曰府下開
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僧曰便請師
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
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
在曰為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
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
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
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云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
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
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
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箇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
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
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云師下禪床擒
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
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奯（音豁）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對手？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這公案。師云：將拄杖來。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illegible]）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事？（[illegible]）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得也。僧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眾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鵲山出家，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師曰：邢州人。岑曰：我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住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杜公於謝僊山奏置禪苑

號崇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三十二同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寇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惺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喏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谿作麼生灌谿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師云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常禪師章）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問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祖膊當胸打一拳驀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云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麼閑於是服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太繼緩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第四世下至第六世摠八十三人

第四世下一十二人

（舊本十三人今移魏府大覺禪師爲臨濟法嗣下蓋禪師本章云興化獎禪師雖與師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如此則大覺法嗣臨濟明矣廣燈亦同嗣臨濟禪師今故移之）

洪州黄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已上六人見錄）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立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三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已上六人見錄
洪州觀音常蠲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處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已上十六人見錄
齊聳一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睦州刺史陳操 一人見錄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十二人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十三卷已收在潙山章下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已上十人見錄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
雙峯古禪師 一人見錄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
洪州米嶺和尚 一人見錄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 一人見錄
第六世一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黄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洪州黄龍山忠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一人見錄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一人見錄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法嗣六人
汝州寶應和尚 一人見錄南院顒是也　魏府天鉢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一人
鎮州譚空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illegible]）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道憐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爲老婆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黃蘗一掌黃蘗哈哈大笑黃蘗一日普請鋤薏穀次師在後行黃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師近前叉手黃蘗竪起钁頭云只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掇得起麼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爲什麼却在義玄手裏黃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便歸院（[illegible]溈山問仰山钁頭在黃蘗手裏爲什麼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蘗曰莫是困邪曰才钁地何言困黃蘗舉拄杖

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遮風漢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遮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溈山云如是如是）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上間見第一座坐黃檗曰遮醉漢豈不知下間禪客坐禪汝只管瞌睡上座曰遮老和尚患風那黃檗打之（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一彩兩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世（溈山問仰山[illegible]）（[illegible]更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有[illegible]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方和尚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illegible]）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个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後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遮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黃檗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illegible]）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無對（又別錄云師問塔主[illegible]祖佛是什麼人[illegible]）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

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
師聞令喚新到僧來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
不審便自歸衆麻谷二僧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
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
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
云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和尚處三度喫棒
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
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
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
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
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又曰大凡一
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
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沿流不

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須
磨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常製草屨密置
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
遽荅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
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參謂衆曰
汝等諸人未得个入頭須得个入頭若得个入頭已後不得
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
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个無事人到來
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出去
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尋常
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
漢或云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

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履驀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劫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𨯦落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云三身中那个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長老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為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重去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言僧云為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遮念言語漢師問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什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

去

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
漢道將一句來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
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
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
遮个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
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遮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
飯師乃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才入方
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遮野狐精便
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
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
油餅示之云遮个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遮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
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遮个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
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

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遮个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
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
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
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
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
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
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
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
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
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領出法僧便出師云來來我
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
見麼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

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
僧云喏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
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
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為今時師云只遮葛藤尚不會乃打之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
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云已
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遮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
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云會麼
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
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
長老拈起甘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時有僧新到參方
禮拜師叱云闍梨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才到和尚為
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
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遮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齔投開元寺曇藹
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
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
非汝師汝師江外黃蘗是也師禮辭而參黃蘗黃蘗垂問曰子
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
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
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
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
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閫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
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
得三世佛教如鉼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
取曰未有其申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
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此
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
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
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氏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
化就賜紫衣文德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
遷塔于院西隅景福元年（一作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
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
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集本山舊老峯亦云墓塔時稚老觀和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
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驀胷
搊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遮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
要識老兄師因刬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
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遮便是師一日問
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好
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
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
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
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
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
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
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个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
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
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參禮依黃蘗希運禪師法席黃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眞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唐書本傳作孟州濟源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蘗山薦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唐之新安郡即歙州也唐史裴相本傳無出守明說雖未必不經爲歙州大守然觀其傳心法要序即知其初識運公於洪州再見之於宣州皆迎請而來非邂逅也今本章述所問壁畫高僧之處必爲差誤有或果在歙州則序中安得不言耶據廣燈以爲在筠州四家錄又云在洪州皆不然也按唐史武德中以洪州高安縣置靖州更名筠州尋廢之至南唐李昪又再置中閒豈得有郡守以此知廣燈之誤也又按傳心法要序云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迎至州開龍興寺以此知四家錄亦誤其餘在黃蘗章中辨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

諸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
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
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
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先是越州沙門曇彦身長五尺眉垂數寸曲援越詩諭字玄度同立神木大塔二所彦有神異天降拍輪能駐自倍工復從地引其磚至塔頂以表玄詢玄彦師孟寺長可亘二十餘歲彦侍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彦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云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讖示才到州便入寺訪彦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察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彦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攜手入室席地彦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互改字法臘寺龍興寺大殿及眾聖像彦師重修彦曰非貧道緣力也知後三百年有一紳衣功德主來興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大守赴任興隆三寶傾施俸錢修成大殿丈室彦師懸記並志）公遂篤志
内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
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鉼觜
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
頻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
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
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
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住霍山有一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
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
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
對師乃打趂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
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
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御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
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

臨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己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龍泉院主來遮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三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渙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蓹（[illegible]）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遮个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遮个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柏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擒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

只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溪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聞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響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未後事如何師曰忌文六合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梨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漚（烏候切）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趂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遮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二世）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脊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个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柱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遮縫棠奈何乃云且釘遮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方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遮裏無餕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遮个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為什麼立（一作彰）為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遮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為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个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便打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个安樂法門師曰遮瞎驢來遮裏納敗缺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為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眾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

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克賓曰
我不入者保社師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揔不與麼師便打乃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至明日師自白槌云克賓
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不得喫飯即時出院僧問國
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盲引眾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
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為後唐
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
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敕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坐請師說法師升坐良久
謂眾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聻師曰久
立太尉珍重便下坐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眾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
究竟如何師曰從來只是吹灰法却向灘頭卸却衣師訪寶壽
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
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
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
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
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
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殘菜誰喫師曰獨
有闍梨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
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遮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
師大笑僧曰遮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
闍梨闍梨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遮老漢師乃打之僧無

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
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
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什麼道理後
住此山師曰也欲通个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
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
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
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
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
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
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在有僧才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
个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
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
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
便作鸚鵡聲僧云好个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
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庵門僧於
門上畫一圓月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遮个去就
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
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
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

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个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又一日問僧曰有个事與上坐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摑口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坐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坐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揔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驀喚上坐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胷與一托問如何是頻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个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即今問底在那个頭）（此又收在十一卷潙山下何也）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州廬山雙溪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个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云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遮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當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个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

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
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
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
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
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
也然今時衆中建立个賓主問荅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闍梨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
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
思便下坐咸平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
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
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
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
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
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驩然而笑遂蒙
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
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
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
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
院亦以清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
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
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
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

隻骰子满盆紅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
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
歌舉棹谷裏聞聲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
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
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illegible]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只恐闍梨不問師上堂謂眾曰會麼
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
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个
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
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
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
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
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
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一二
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
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
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
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
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
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
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
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
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

麽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
智題卍字背負圓光僧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
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
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麽雪處問如何是
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閒定慧等
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麽生師曰勿交涉問
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
問遮个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
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
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槌豎拂此理如何
師曰瘂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
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横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
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麽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
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
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麽
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
麽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
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

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虚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公鈍三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亦曰南院第二世住顒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遮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麽師曰作麽生僧珍重師打之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遮个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剌師上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其甲問處師云汝問處作麽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其僧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處其僧却來汝州省覲值師已遷化乃訪風穴風穴認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底麽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伱當時作麽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伱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貉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个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黙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漪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漪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个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貛音歡 貉野多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踢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眞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易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不來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便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他旻德會旻德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

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彼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搊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馬伎今日却被驢撲（一作學馬伎又作弄馬騎）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抛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二

延[illegible]丙辰[illegible]重[illegible]刊
[illegible]州[illegible]場山禪幽[illegible]菴

